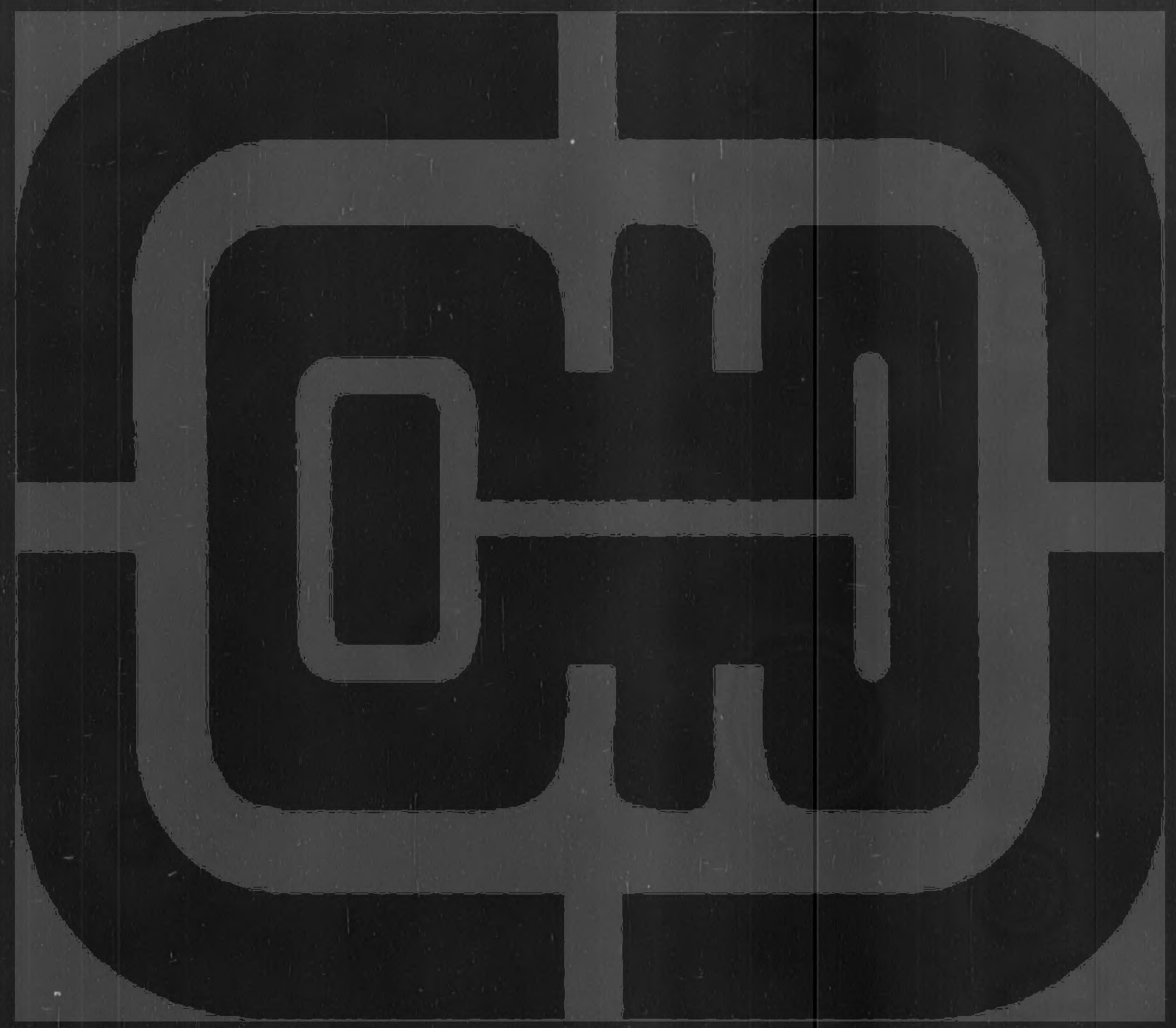


原件短缺

1-16

蓋以節行者之力至此而得少休也由亭而稍上有
穴窈然曰西施之洞有泉泓然曰浣花之池皆吳王
夫差宴遊之遺處也又其上則有草堂可以容栖遲
有琴臺可以周眺覽有軒以直洞庭之峰曰抱翠有
閣以瞰具區之波曰涵空虛明動盪用號奇觀蓋專
此邦之美者山而專此山之美者閣也啓吳人遊此
雖甚亟然山每匿幽閟勝莫可蒐剔如鄙予之陋者
今年春從淮南行省叅知政事臨川饒公與其客十
人復來遊卅于高則山之佳者悠然來入于奥則石
之奇者突然出氛嵐為之蹇舒杉檜為之拂舞幽顯

巨細爭獻厥狀披豁呈露無有隱遁然後知於此山
爲始識於今而素昧於昔也夫山之異於衆者尚能
待人而自見而況人之異於衆者哉公顧瞻有得回
命客皆賦詩而屬啓爲之記啓謂天於詭奇之地不
多設人於登臨之樂不常遇有其地而非其人有其
人而非其地皆不足以盡夫遊觀之樂也今靈巖爲
名山諸公爲名士盖必相須而適相值夫豈偶然哉
宜其目領而心解景會而理得也若啓之陋而亦與
其有得焉顧非幸也歟啓爲客最少然敢執筆而不
辭者亦將有以私識其幸也十人者淮海秦約諸暨

姜漸河南陸仁會稽張憲天台詹參豫章陳增吳郡
金起金華王順嘉陵楊基吳陵劉勝也

素軒記

魯丹桓宮楹而春秋譏之夫以諸侯過飾其宗廟聖
人猶見非於禮制之不可踰如是也後世習俗奢僭
波頹風靡能循乎禮者寡矣浮屠之法又爲世所崇
故往往大爲其宮飾以金銀塗以彤碧輪奐絢爛以
事其所謂莊嚴者論者未嘗非之處者亦不自疑盖
可歎也浩上人居吳之靈鷲院澹泊清苦持其律甚
謹嘗被　名註

京而還治室於舍之西偏簡朴粗完無彩繪之飾榱桷壁牖柔塗以堊問之則曰吾非不能為彼也誠以安居而食於人得此亦足矣尚敢有加哉因自題曰素軒而求余記之上人可謂善居室者矣有自足之心無踰禮之弊是皆可書則為之記也寔宜乃進而告之曰夫雕鏤琢刻不如璞玉之渾堅烹飪調和不如大羹之和美文章詞令之工咸儀容觀之盛不如忠信之足貴則彼知輪奐絢爛者固不如茲軒之朴素也然吾聞說者曰素者質也白也質則實而不華白者純而不雜既實且純道之體具矣則素其軒孰若素其行素其行又孰若素其心哉上人於是而致力焉則可以盡名軒之義矣余以上人好從儒先君子遊故以是告之且并以所感者書之尚無以余言為其徒病也夫

歸養堂記

稽岳王常宗父文行高峻嘗以布衣　名修元史議論制作稱執筆之任焉書成上進同館之士咸得賜金幣遣還有欲薦入禁林者常宗辭曰吾非不欲仕也顧母老不樂去其鄉旁又無他子侍養吾可留此而[illegible]吾母西望乎吾亟歸爾乃歸得第一區於祈川

之郭有花竹池沼之勝中一堂見閒靚密燠涼具宜常宗則奉太夫人以居旦輙冠帶率婦子升視饌已取聖賢之書詠歌於其側家雖貧而安焉毋詒子唯怡愉如也嘗名其堂曰歸養使來屬余記之有疑者曰異哉常宗之名斯堂乎吾聞為養而出仕者矣未聞舍仕而歸養者也及親之康強當奮取高爵他日奉身而還駟車洋洋光耀閭里奉牲酒上堂以為娛則所謂養者豈若今而已常宗何遽歸哉余曰不然也古之為養而仕者以抱關於其鄉不必去其親也不舍仕而養者以大命有方王事之靡盬也且官守之責未及菽水之奉猶具豈輕遠其親哉故雖莫不欲登豆踐華顯以為親之榮然亦莫不憂曠闕定省以貽親之思也若夫身貴能退而及養者事之不可必者也親老而當養者心之所宜懼者也於宜懼之年而去以待不可必之養是得為智者乎由是觀之則常宗之歸養亦無所不可矣然則堂何以名曰志其樂也蓋養雖常宗之志歸則朝廷之賜蒙 上賜而為親驩樂孰甚焉名堂以示不忘忠孝之義在矣而子何疑乎言已常宗又以書來晉記遂論次復命焉旦夕東遊登堂拜太夫人於

賓友之末尚當賦之以爲壽也

春水軒記

余寓野之居有軒焉其左右皆名田今年春淫雨淹月江水夜溢潦被于田漭若巨陂余嘗開軒而望之見其微風吹瀾瀰漫一白蒲菰之所以榮魚鴨之所飛泳渺然有江湖之想焉意頗樂之乃題其扁曰春水閒延客飲其中客顧而歎曰嘻子宅此幾年矣嘗見有是水乎湯、之流則昔秩、之畦脩、之菰則昔苋、之麥也今吾農方運機杼以引深抱積薪以塞決子固目之矣然彼皆驚而馳子獨恬而嬉彼皆戚而蹙子獨喜而哦何子之情遠人哉夫田不登則歲飢歲飢則民窮民窮則里弗靖里弗靖子能專有是樂乎今奈何以目之適而忽身之厲哉余矍然曰有是乎客退欲撤其扁既而思曰是足爲吾規矣且使凡欲樂於已忘人之憂者入吾軒者皆有以覽而自警焉豈不可哉遂書客之言于壁以爲記

白田耕舍記

白田在吳淞之濱距郭三十餘里吳淞由具區之水東流而爲川去海不遠潮汐之所通焉其旁名田數十萬頃悉賴以灌惟白田最下常爲水所冒歲不得

藝人曰以是名之父老愚焉相率築堤以防其外畜土以培其中爲勤累年而免於水今乃遂成腴沃與他田比耕者資其所出咸自致殷足焉丁至恭氏居田之左嘗闢一室前臨平疇後列嘉樹日課僮奴以耕休則偃息於其中曰名曰白田耕舍余居江上與其室甚迹至恭曰造余園請爲之記焉余從至恭欲知耕之說則將求老農而學焉又奚俟於余哉吾知所以記之矣蓋嘗觀手是田始爲蒲葦之陂今則禾黍之所生焉始爲鳧鴈魚鼈之所遊集今則耕者之來雜出於其上焉豈地有變哉人力駁然也嗟夫人之於田能積用其力雖汚澤可使爲美壤至於其身而不思所以變之豈愚身不若於田乎故凡人欲之汩於其心者能由禮以防之充善以培之使禮義之根常發則愚者可爲智不肖者可爲賢矣至恭好學而修固當有務於此豈徒服力畎畝爲野人之事而已耶朝往于田夕歸于斯室取聖賢之書而讀之求所以自治之道至於有成則其所獲不止於有秋矣尚毋曰無佃甫田維莠驕驕也

高太史鳧藻集卷之二

後學周立編輯

序

史要類鈔序

余嘗讀史病其煩而難記殺而難觀也曰仍通鑑之舊采掇而分次之所以與要以省其煩立類以合其散使之粲然可考而無遺也揔為二卷名之曰史要類鈔嗚呼世教衰而博學審問之功廢學者日趨於苟簡而不自止故經有節文史有畧本百家諸氏之書皆有纂集以為一切速成之計遂使義理之微不

倫事變之實不詳無以淹會貫通明其同異而辯其得失矣此蓋為學之弊至是而極矣余為是編豈所謂耻過而作非哉亦余之不得已也夫三代而下作者日滋其於言雖有淺深大小之不同然其間皆莫非至理之所在也苟欲窮之則茫洋浩汗非殫歲月疲精思有不能究其萬一亦可謂難矣而況余以魯鈍之資處喪亂之世奔走之役勞其形憂患之事拂其性而欲從事於此豈不又難矣哉然嘗懼其荒落而卒於無聞也故遍、於聖賢之書猶不敢廢間曰讀史而作是編以自便覽閱雖未免苟簡之失然其

興壞理亂有切於當世者亦具在是則庶乎可免為無聞之人矣故曰亦予之不得已也天若欲成其志使得有餬粥之養以自返於大山長谷之中一肆其力於所未知則亦將無事於是編也

元史曆志序

夫明時治曆自黃帝堯舜與三代之聖王莫不重之其文備見於傳記矣雖去古既遠其法不詳然原其要不過隨時考驗以合於天而已漢劉歆作三統曆始立積年月日法以為推步之準後世因之歷唐而宋其更元改法者凡數十家豈故相為乖異哉蓋天

有不齊之運而曆為一定之法所以久而不能不差既差則不可不改也元初承用金大明曆庚辰歲太宗西征五月望月蝕不效二月五月朔微月見於西南中書令耶律楚材以大明曆後天乃損節氣之分減周天之杪去交終之率治月轉之餘課兩曜之後先調五行之出沒以正大明曆之失且以中元庚午歲國兵南伐而天下畧定推上元庚午歲天正十一月壬戌朔子正冬至日月合璧五星聯珠同會虛宿六度以應太祖受命之符又以西域中原地理殊遠創為里差以增損之雖東西萬里不復差忒遂頒天

名曰西征庚午元曆表上之然不果頒用至元四年西域札馬魯丁撰進萬年曆世祖稍頒行之十三年平宋遂詔前中書左丞許衡太子賓善王恂都水少監郭守敬改治新曆衡等以為金雖改曆止以宋紀元曆微加增益實未嘗測驗於天乃與南北日官陳鼎臣鄧元麟毛用翼劉巨淵王素丘鉉高敬等參考累代曆法復測候日月星辰消息運行之景參別同異酌取中數以為曆本十七年冬至曆成詔賜名曰授時曆十八年頒行天下二十年詔太子諭德李謙為曆議發明新曆順天求合之微考證前代人為附

會之失誠可爲之永久自古及今其推驗之精蓋未有於此者也今衡恂守敬等所撰曆經及議曆議故存皆可考據是用具著于篇惟萬年曆不復傳而庚午元曆雖未嘗頒用其爲書猶在曰附著于後使來者有考焉作曆志

元史列女傳序

古者女子之居室也必有傅姆師保爲陳詩書圖史以訓之凡左右佩服之儀內外授受之別與所以事父母舅姑之道蓋無所不備也而又有天子之后妃諸侯之夫人躬行於上以率化之則其居安而有淑順之稱臨變而有貞特之操者夫豈偶然哉後世此道既廢女生而處閨閫之中溺情愛之私耳不聆箴史之言目不覩防範之具由是動踰禮則而往、自放於邪僻矣苟於是時而有能以懿節自著者焉非其生質之美則亦豈易致哉史氏之書所以必録而弗敢畧也元人受命百有餘年女婦之能以行聞於朝者有矣然其繁殆不能盡書今采其尤卓異者具載于篇其間有不忍夫死感慨自殺以從之者雖或失於過中然較於苟生受辱與更適而不知愧者有間矣故特著之以示勸厲之義云

送唐處敬序

余世居吳之北郭同里之士有文行而相交善者曰主君止仲一人而已十餘年來徐君幼文自毘陵高君士敏自河南唐君處敬自會稽余君唐卿自永嘉張君來儀自潯陽各以故來居吳而卜第適皆與余鄰於是北郭之文物遂盛矣余以無事朝夕諸君間或辯理詰義以資其學或賡歌酬詩以通其志或鼓琴瑟以宣堙滯之懷或陳几筵以合宴樂之好雖遭喪亂之方殷處隱約之既久而優游怡愉莫不自有所得也竊嘗以為一郡一邑有抱材藝之士而出於凡民者皆其地之秀也若諸君諸州之秀歟以諸州之秀萃於一鄉吾里何幸哉且今之求處者或命駕裹粮遊於四方而未必可得今余不出閭閈而獲友之多如是則非吾里之幸而余之幸也然自前年士敏往雲間去年幼文往吳興今年處敬又將往嘉禾而仕焉衆客觴別於余舍酒半余戚然曰諸君之居吾里誠幸矣今去者過半而留者猶未可竊也然則誰終與處此乎客有起者曰子毋戚子單居寡侶時不知有諸君之合也及用聚群遊時又豈知有諸君之離哉合而離、而合其理無常則他日之復合

於此者固未可知也言既客又有起者曰君子所貴
手同者道也所喜乎合者志也古有尚友於千載神
交於千里者以有所合而同爾豈必生同時居同里
連棟宇之密而接杖屨之勤乎諸君能不以遠而忘
其好不以疎而易其志不以窮達而渝其久要之心
則雖限胡與越而亦不異於北郭之近矣衆客皆喜
既醉而別余善其言遂録爲送處敬序

送倪雅序

余少業嘗事醫、負氣好辯必欲屈座人一日遇倪君於
客館其年又少而氣則過余與之論兵家書窮晝漏
余不能屈也故余且異君而君亦不鄙余遂相與定
交焉自是每見必挾史以評人物成敗之是非按圖
以考山川形勢之險易或命酒對酌歌呼淋漓意氣
慨然自謂功名可致不難也中罹變虞余旅食江上
別君者累年屏伏摧沮曩時之意盡矣及歸而訪君
城南則亦載華僕、新辟爲宥府掾曹署閒閒之則
曰親老矣方急於禄養餘非吾事也間出其從征時
所爲渡長江踰長淮登龜山過盱眙壽春諸詩讀之
皆悲壯況鬱感風物於一時懷英雄於千古者然後
知君雖折而氣不衰其過余者固在也今年春檄調

松江幙旦過辭且求所謂贈言者余聞良材之木不就刻斲則無以為美觀逸足之駒不服調御則無以能致遠瓌瑋魁閎之士不遭困約卑屈則無以益智慮而成志業使吾二人者當時以邁往之氣未試之學驟進而用之則今寧不有悔乎故凡不達於少者非不幸也雖然君今出而與有民焉苟盡心於為政則此而上猶階而升堂也功名果何難致哉若今日習荒陋不能自白于世聞海隅多棄地可耕以卒歲則願受一廛焉

送錢塘施輝脩太廟樂器序

至正二十三年西方粗平大藩遠夷悉效職貢天子以惟列聖降祐用古九康濟斯難將有事於大室以告成功以答靈貺而樂器敝而樂器敝樂懷無以格神召和乃命春官某馳傳江南爰求善工以脩製之於是錢塘施輝以斲琴應詔昔我世皇受命既定海宇肇造一代之樂時輝之祖實以是藝進得官而歸今輝能世其業際中興之運復得用於宗廟之間是可嘉矣雖作樂之意所謂崇德象烈者非其所喻然制作中程者發響應律備搏拊之用合詠歌之聲使雲車風馬洋洋而來下者亦豈可少哉故其行也士大夫咸

戲以詩而俾啓為之序啓竊士　竹感焉蓋聞諸董子曰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是天下之政猶琴瑟爾今　國家承大亂之後紀綱紊弛凡百年所行之法其大而弊若此罷者亦多矣苟得大工以脩舉之則其感和順之氣格頑蠢之心也何難焉書曰工執藝事以諫輝能以此一言乎

送二賈君序

至正己亥歲余閱江浙行省貢士目有名祥麟名祥鳳者其氏俱賈其籍俱杭之海寧詢之蓋兄弟也余謂浙之為省列郡累十支邑累百抱藝而就試者累千也然限以名數能進于列者無幾焉亦二人同出於一郡者寡矣況一邑乎求二人同出于一邑者又寡矣況一家乎賈氏二子一舉而畢登是列豈不足稱哉今人家有草木花實駢生而並秀者猶傳以為瑞二子非賈氏之瑞乎時頗心羨之而未識其人也明年行宰相以京師道梗不能使試於禮部遂以便宜授校官於是祥麟為長洲縣學教諭祥鳳為學道書院山長皆來於吳目得與之友焉問學以相資道義以相勉不自知其好之深游之久也乙巳春二君

始得代告歸求所謂贈言者余觀二君之名而有感焉夫麒麟鳳凰天下之瑞物也出必當國家之治不治而出非瑞矣二君今歸海隅益習舊業不急於其出則所謂翔浮雲之表游大野之外也他日應時而來和其穀耀其文則又為一國之瑞不特瑞一家矣初尊君命名之意其亦出諸此乎二君歸謁試以諗之

送呂山人入道序

嘗讀五代史見縉紳之士丛脞嫉世遠去不汙其亂者曰鄭遨張薦明二人而已而其隱也皆託跡山林為老氏之徒余始怪之以為君子知不可仕則韜晦以養其志可矣何必變衣冠之制棄詩書之業長往而不返哉豈非干戈之際武夫得志章甫縫掖之流不為時之所喜抑恐為人之所迫不如是不足以自絕歟求其志未嘗不深悲也且當是時中國之主屢易士以苟得幸免為心而無愧恥之節風俗蓋大壞矣而猶有二子者焉今天下雖亂未至於極斯人者何獨少哉蓋有之而余未得以見也若呂山人其庶乎二子之所為者乎山人少欲舉進士遭時兵興遂避地梁溪汾湖之間閉門教授服弊茹糲以勤苦自厲

絶不干於人久之猶以為未也迺著黄冠謝遣弟子將東遊海濵求大山長谷而居之噫山人之志亦可悲也夫昔歐陽公傳遨薦明之事歎世亂文字殘缺賢人之跡湮而不聞故所得者甚寡有悲傷不滿之意余懼山人之名亦遂泯也故為文以送之他日史臣欲訪遺事於莫萊之間庶區、之言或有足徵焉山人名敏字志學黽陵人

贈何醫師序

友人余君唐卿將以使事往海虞抵余言别且有請曰吾友王仲元氏有痔形下體甚苦越醫何朝宗益熾以藥使盡其毒而起衆始駭而卒服焉仲元德之欲吾文以報適有區、之役不克為之執筆願子惠一言焉余未識仲元雖唐卿之友猶余友而余文豈唐卿之文哉然朝宗與余遊余亦嘗德之者其又何辭夫治絲之棼者必斷之治水之濫者必決之治疾之法亦猶是矣方疾之深伏而固結也喣焉而恐傷之撫焉而恐撓之譬如狎猛獸而養羆兵將不勝其患矣故必攻之以撥其根潰之而泄其埶庶可以收金切而無遺悔也然其安也或出於至危非醫之自信者不敢試於人、之信於醫者不能使之試自信

而人信之世之相遇良難也今仲元之智足以信其
醫朝宗之能足以自信宜其所以收全功而無遺悔
也嗟夫天下之事有之矣憚小害而不為顧大患而
不恤逡巡歲年而莫知其所終豈非自信而人信之
者其相遇為尤難歟唐卿既行使吏持卷來徵書余
既為論次遂并以所感者寓焉

荆南唱和集後序

荆南唱和詩若干首吳周履道毗陵馬元素所共
著也二君嘗客陽羨蜀荆溪之南故以名編虞子春余
始識履道於吳門相與論詩甚契因以一帙示余曰
此野人之詞也恐世之嗜者少故未敢出子今為我
評之予讀之愛其清粹雅淡有古作者之意因乞而
藏于家自是履道與余游未嘗不道荆南之樂且曰
恨予不識元素後余卜館雲岩之西岡履道每乘扁
舟訪余至則留連累日余與之緣崖遡澗蒐覽無厭
一日雨霽鳥鳴春木蔭翳余邀履道纍若命諸生行觴
鼓琴酒酣履道起歌其詩數章既而歎曰自吾別元
素去荆南謂山林燕咏之樂不可復得矣今乃與吾
子相羊於此豈偶然哉又曰吾衰矣恐無以稱列于
後苟得片辭之傳使吾名曰而自見亦可以少無憾

矣余當時甚恠其言之悲也越二年履道客會稽竟
卒于兵余亦遭亂奔走不遑啓處今年冬棲寓江滸
閭理篋中家乘盡失獨㓜南集在焉目拊而歎曰此
詩不亡天欲成吾履道之志乎其有傳必矣然履道
學古人之道而區區欲以是名豈其志狹哉亦足以
觀時之否矣尚念履道雖不幸於事無所試然讀其
詩者見其居窮谷而無怨尤之辭處亂世而有貞厲
之志則可併其所蘊者而得之不特詩也履道於地
下其真可以無憾矣乎是編之首履道元素與遂昌
鄭先生皆已有序余復為其後序以識履道乎昔之
語聞元素猶隱銅官它日待是而請交焉相與尋履
道舊游之跡於山荒水窮之濵豈不為一慨乎

送顧倅序

東南之郡惟會稽錢塘為佳士之仕於外者咸樂居
之以其風氣清美有山川臺榭之勝魚稻茶筍之饒
人吏恬柔桀猾之蠹稀賞客材俊遊賞之會盛足以
慰其勤勞宣其煩滯也而錢塘又為煎茶之遺都民習
侈巧屋屋繁麗歌管之聲不絕於西湖之上故仕者
尤樂居焉雖近殘於兵而其所餘猶非他郡之可及
也丙午秋淮南顧君攝尹吳陵還調是府判官駕者

咸謂吳陵廢邑錢塘名都攝尹長吏判官貳職去廢邑而得名都則釋愁歎之殷罷長吏而君貳職則解責守之重顧君之樂當又過於凡仕者矣余則以為不然初君之歸自吳陵示余詩若干篇無悼已羈滄之辭有哀民憔悴之意藹然豈弟君子也夫其往能忘其憂而思民之憂則於今肯專其樂而不同民之樂乎凡欲同於民有不獲則憂、則樂復不得而全矣雖然君子之仕有所勉樂不樂非足計也君之行凡與遊者咸賦詩四韻以餞而余為之序

送孫先生序

濮陽公始鎮暨陽其客丹陽孫先生實為郡師暨陽當兵後學久廢先生至則顧其俎豆壞缺絃歌不興歎曰是非吾責耶迺言於公曰夫禮義者民之軌國之衛也民不知禮則無以格其非不知義則不能死其上然禮義之教出於學今學廢民其不知教乎公撫是土而用不教之民緩急其誰與守此公大然之先生乃葺齋祭之廬脩講肄之室以與諸生升降乎其中孜孜汲汲日以聖賢之言鐫切之未幾咸知鄉方莫或自惰來將來歌充滿廡下公視事之間亦輙從先生將先生為言脩齊治平之道興壞理亂之端

與夫政事之是非生民之利病公往、悅而聽之去年冬公易鎮中吳先生適以秩滿告公遂要先生俱東暨陽之大夫士久服先生之訓念其去而無述也乃使來乞文焉啓惟學校之廢尚矣豈俗之難化哉吏少學而師不善教故也當承平時相習為文具莫有能致其意者及喪亂荐興老生頑儒竄伏草莽抱經而不講先王之教幾熄矣間有欲振之者則圜視而咲其迂曰民且死奚暇事此哉時皆以為良然今暨陽屢殘于兵井邑荒落其民飢困偃蹇宜若不可以進於學矣然先生一唱之而興絃誦於呻吟之餘行揖讓於鬬爭之際而無難者是知人無不可教之時而天理民彝之存於其心者未嘗一日泯也啓以先生之善教可書又足以釋時之惑也乃不辭而序之焉

野潛藁序

余客江上得晉陵徐君友焉嘗出其詩曰野潛藁者屬余序之余以君詩之工覽者宜自得之不待余贅也若其名藁之意則請推言焉夫魚潛于淵鼉潛于藪常也士而潛於野豈常也哉蓋潛非君子之所欲也不得已焉爾當時泰則行其道以膏澤於人民端

冕委佩立於廟朝之上光寵烜赫為衆之所具仰而
潛云乎哉時否故全其道以自樂耦耒耜之夫謝于
旄之使匿耀伏跡於畎畝之間唯恐世之知己也而
顯云乎哉故君子之潛於野者時也非常也且雷鳴
於夏收於冬亦時也方陰氣凝沍百蟄未啓而雷發
焉則妖矣天地閉塞綱紀淪斁而士出焉則謂之何
哉傳曰君子在野書曰野無遺賢是時不同而君子
之有潛顯也然時可潛矣而欲求乎顯則將枉道以
徇物時可顯矣而欲事夫潛則將潔身而亂倫故君
子不必於潛亦不必於顯惟其時而已爾凡知潛顯
之時者可以語夫道不然難乎其免矣當張氏擅命
東南士之摳衣而趨濯冠而見者相屬也君獨屏居
田間不應其辟可謂知潛之時矣及張氏既敗向之
冒進者誅夷竄斥顛踣道路君乃偃然于廬不失其
舊茲非賢歟然今亂極將治君懷負所學可終齎于
野哉聞君素善易於隨時潛顯之義必自有以審之
矣

贈胡生序

延陵胡氏自文恭公為宋嘉祐名臣其後子孫登進
士第致兩制方伯者以十數故世為大族文恭之十

世孫元威嘗領鄉薦為校官若承旨南張公祭酒
隆安魯公皆以器許之未得試其材遭時孔艱家喪
於兵轉徙旅食於湖海者十有餘年去年冬余客吳
淞之滸君適避地於此遂相與定交併識其子景彥
余時違羣遠寓荒江岑寂之濵得君父子甚慰時往
造其室　其環堵蕭然而父子講易終日超然自得
無戚窮慕達之意余深賢之夫世之故家舊族為子
若孫者平居率負以自高及罹變故困踣戎馬之間
不能固厲卒隳志易業以辱其先者多矣若君父子
豈不可嘉也哉今年三月景彥將客邑人蔣氏家來
乞言為別余謂景彥年壯而學富志強而行恭況聽
聞父師之訓固無往而不可尚何待於余言哉然吾
聞出之夫者望必深望之深者責必重景彥能不以
出之大者自喜而獨以責之重者自懼則其進如川
之方至吾未能量其所止也文恭之澤未絕中衰而
復昌者安知非景彥乎

送徐先生歸嚴陵序

嚴陵徐先生大年嘗被召至京師與脩元史書成上
進詔擇纂脩之士官之先生以老乞還甚力會春官
議脩五禮為一代之典乃復奏留之未幾其書又成

先生固申前請大臣知其志不欲強煩以事乃命有司具禮傳送以歸其鄉都之大夫士相與祖餞幙府門外有言者曰先生之學宜備顧問先生之文宜掌綸綍先生之經術操履宜在成均為學者師今皆不可得顧令以布衣老於家歸雖先生之志然豈不為司人物之柄者惜哉余進而解之曰

詔徵賢又責郡國以歲計貢

皇上始踐大寶首下士欲與共圖治平甚盛舉也故待賈山澤者群然遣庭如水赴海而隱者殆空矣 朝廷待以庶秩稱樣又用材緯細畢取豈獨於先生有遺哉蓋先王之為政莫先於順人情亦莫先於厚民俗力有所不任者不過之使必為義有所可計者必與之使有遂所以人之出處皆得而廉恥之風作矣今先生以齒髮非壯厭載馳之勞戀考槃之樂抗辭引挹上之人不違其請者蓋將縱之山林使其鳥飛魚泳於至化之中以明吾

天子之仁又將以風厲海內使皆崇退讓而息躁競也順人情而厚民俗寔在於是故寧失一士之用而不惜以其所得者大也不然先生豈苟去之徒而大臣豈棄材之士哉況先生之歸也必能著書立言以

淑諸人詠歌賦詩以揚　聖澤則又非絮身稱往而無所補者也尚何疑哉吾又聞漢祖中興嚴光不屈後世莫不高之今先生之鄉耶光之鄉也嘗游其耕釣之處山高水長想瞻遺風必有邈契乎千載之上者矣今之歸其無負於夙昔之志哉若余遭逢明時不能裨益萬一懷恩苟祿而不去於先生蓋有愧焉矣於是言者是之請書貽先生以識別

送樊參議赴江西參政序

洪武三年四月　制以大都督府參議瑯琊樊公為江西行省參知政事僉都督事濮陽吳公遣其掾來致言曰國家始定江右置大都督府以總軍政樊公時以材選首署府僚自照磨歷都事經歷以至今職處幙府者蓋十五年矣　上意嚴欲大用以方有事征討而公間於戎務藉其贊佐之力故遲之以俟成功蓋公於廷臣之中職甚劇任甚久而受知亦甚深也當王師拓中原下南服平幽朔取關隴戎車四駕之秋凡邊書之所奏論廟謨之所指授與兵資戰具之供備尺籍計簿之鈎校期會嚴迫而業牘繁滋公度緩急之宜審利害之勢參畫處裁無繆悠遠滯之弊或使戍臣潛將去關門數千里之外而徵書不稽其

請無墮以得遂其攻取之計者蓋於公朔者無間今
年上以武功告成羽檄既簡乃始綴宥密之居任
屏翰之寄蓋將息其勤勞優以崇績　恩至渥也吾
嘗貳事樞筦實與公共事每念其勤而德其助於其
別也固不能無情焉予其為文以泄吾私啓悵而歎
曰唐屢官人以三考為黜陟漢之用士以久任而責
其成苟有治績則降詔以褒之增秩以勸之不輕改
授也故人得盡力於其職練識情猶衆既信附而吏
亦不敢欺焉若甫拜而遽遷朝此而夕彼雖有過人
之才坐席猶不暇暖況能攄其蘊乎今樊公四遷其官
更十五年不出宥府其能自効卓卓如此者誠由
聖天子知人善任之所致也何其盛哉啓叨掌國史
名臣之行事職得采輯而紀録之於茲文也固不敢
辭然又聞豫章之區襟帶江湖今之大藩也
皇上方將載韜干戈與斯民休息於無窮公能靖撫
一方使耄安稚嬉以復覩熙洽之治他日雖來朝
寵賚有加鴻藪偉績是以焜燿不朽者啓尚當執筆
而嗣書焉

獨菴集序

詩之要有曰格曰意曰趣而已格以辯其體意以達

工於情趣以臻其妙也體不辯則入於邪陋而師古之
[illegible]乖情不達則墮於浮虛而感人之實淺妙不臻則
流於凡近而超俗之風微三者既得而後典雅冲淡
豪俊穠縟幽婉奇險之辭變化不一隨所宜而賦焉
如萬物之生洪纖各眞乎天四序之行榮悴各適其
纖纖又能嚴不違節言必止義如是而詩之道備矣夫
自漢魏晉唐而降杜甫氏之外諸作者各以所長名
家而不能相兼也學者譬此詆彼各師所嗜譬猶行
者埋輪一鄉而欲觀九州之大必無至矣蓋嘗論之
[illegible]明之善曠而不可以頃朝廷之光長吉之工奇而

不足以詠丘園之致皆未得爲全也故必兼師衆長
隨事摹擬待其時至心融渾然自成始可以名大方
而免夫偏執之弊矣余少喜攻詩患於多門莫知所
入久而竊有見於是焉將力學以求至然猶未敢自
信其說之不繆也欲求徵於識者而未暇焉同里衍
斯道上人別累年矣一日自錢塘至京師訪余鍾山
之寓舍出其詩所謂獨菴集者示余其詞或閎放馳
騁以發其才或優柔曲折以泄其志險易並陳濃淡
迭顯蓋能兼采衆家不事拘狹觀其意亦將期於自
成而爲一大方者也間與之論說各相晤賞余爲之

拭目加異夫上人之所造如是其豈冥契默會而自得乎抑參遊四方有得於識者之所講乎何其說之與余同也吾今可以少恃而自信矣曰甚愛其詩每退直還舍輒臥讀之不厭未幾上人告旋乞爲序其帙首辭而不獲乃識以區區之識而反之然昔人有以禪喻詩其要又在於悟圓轉透徹不涉有無言說所不能宣意匠所不可搆上人學佛者也必有以知此矣毋遄其歸尚留與共講焉

送丁至恭河南省親序

至正辛巳秋余解官歸江上故舊凋散爾後殆空惟同里丁儼至恭日抱琴與余遊余愛其清雅和易且能相慰於寂寞之濱故數與燕弥一彈歌甚相樂也今年春一日至恭過余言曰家君主河南之永寧薄年老遠仕儼侍左右顧毋在又不可離輒歲一往覲去歲既往今茲將復行先生能無一言之贈乎余觀吾鄉之人俗不好遊多安於田里視去家數舍則有難色今吳距洛幾三千里必沙江溯淮入潁逾汴而後至況兵革之餘灌莽蕭條狐兎之跡交於塗行者非有名役必以利驅不爾不往也今至恭治裝畏糗不憚遠邁非有二者之徇也特以定省久缺欲一候望顏色

以釋思慕之懷可謂知所重輕矣余豈得以失相從之私而有所介然哉然獨有所感焉夫殊鄉遠別忽父子相見上堂起居之餘舉觴奉懽此人子之深願而天下之至樂也然其得與不得則有幸不幸焉蓋自海內分崩所在梗阻子之思其親而不得已陟岵而歌望雲而歎者有不可勝數今

皇上削平四方車書既同雖遐邦異壤往來東西州然故至恭之思其親欲見即往無有關閡合實遭逢昇平之時也然則人子之深願而天下之樂者在當時人有所不能得而至恭今得之豈非

上德惠之所及哉孝達斯時而蒙

上德惠之及則為臣子者可不思所勉乎於其行遂論次為序既贈至恭且為永寧君壽云洪武四年二月日序

高太史鳧藻集卷之三

後學周立編輯

序十八篇

師子林十二詠序

師子林吳城東蘭若也其規制特小而蹁爲幽勝清池流其前崇丘峙其後惟石蒼崒而羅立美竹陰森而交翳閒軒淨室可息可游至者皆棲遲忘歸如在巖谷不知去塵境之密邇也好事者取其勝槩十二賦詩咏之名人韻士屬有繼作住山曰公裒而爲卷冠以雎陽朱澤民舊所繪圖而請余叙焉夫吳之佛

廬最盛禁林招提據城郭之要坊占山水之靈壤者數十百區靈臺傑閣甍棟相摩而鐘梵之音相聞也其宏壯嚴麗豈師子林可儗哉然兵燹之餘皆委廢於榛蕪扃閉於風雨過者爲之躊躇而悽愴而師子林泉益清竹益茂屋宇益完人之來遊而紀咏者益衆夫豈偶然哉蓋創以天如則公願力之深繼以卓峯立公承守之謹迨今曰公以高昌官族棄膏粱而就空寂又能保持而脩舉之故經變而不墜也由是觀之則凡天下之事雖廢興有時亦豈不繫於人哉余久爲世軀身心攫攘莫知所以自釋閑訪曰公於林下周覽丘麓復以十二詠者諷之覺脫然有得如病瞎人入清涼之境頓失所苦乃知清泉白石悉解談禪細語麁言皆堪悟入曰公所以葺理之勤而集録之備者蓋爲是也不然則飾耳目之觀賞詞華之美皆虛幻事豈學道者所取哉是則來遊而有得者固不得而不詠曰公亦不得而不編既編則余又不得而不序也

贈錢文則序

韓文公詩有曰我生之初月宿南斗蘇文忠公謂公身坐磨碣宮也而已命亦居是宮故平生毀譽頗相

似焉夫磨碣即星紀之次而斗宿所躔也星家者說
身命舍是者多以文顯以二公觀之其信然乎余後
生晚學景仰二公於數百載之上蓋無能為役而命
亦舍磨碣又與文忠皆生丙子是幸而偶與之同也
二公之名雖重當世而遭逢排擯謗毀幾不自容仕
雖嘗顯於朝而貶陽山謫潮州竄逐於羅浮僊耳之
間踰嶺渡海冒氛霧而伍蠻蜃其窮亦甚矣顧余庸
庸雖不能致盛譽亦不為排謗者所及況遭逢
聖明忝職　禁署蒙
恩賜還無技荒之憂又幸而不與之同也然二公之

文章德業赫然照映千古而余早罹艱厄中事奔走
學不加脩文無可采將泯焉為衆人之歸是不幸而
不能與之同也噫命之所舍既同則宜無不同而何
相去若是之遼哉蓋窮達得喪由乎命智愚賢否存
乎人存乎人者可為由乎命者不可必世之人常以
不可必者責於命而不以可為者責諸己所以多自
怨而倖得也若二公者其道同其文學同故毀譽窮
達有不必其同而自同則余之不能與之同者蓋有
在也而豈命之罪哉山陽錢文則能推星以言人之
禍福無不奇中士大夫多稱道之將遊湖海徵余言

為贈曰書所以自警者貽之且使遇夫自怨而倖得者告焉文則讀書好脩善鼓琴斯術其餘事云

送示上人序

報恩教寺在吳之北郭距吾舍為近其中有脩竹古檜廣堂邃閣可以覽觀眺望却煩囂而挹虛爽其主席若無言宣白雲聚又皆賢而與余善故與諸文友楊孟載張來儀王止仲徐幼文輩數往遊焉每登西麓聚落葉籍坐探韻賦詩抵日入鳥歸乃去寺僧好事者亦往、挈茗抱琴來從之有示上人者居衆中年雖少而警慧好學余固期其為良緇流也後余從家于郊及從仕南京不復至者數年既歸今年春始一過焉而無言白雲皆已化去舊僧多散亡竹樹舍宇頗蕪廢弗理計當時同遊者惟止仲在郡餘或出或處亦各之四方俯仰躊躇為之盡然以悲而示上人聞余來迎勞甚驩語昔遊之樂意若願復從余周旋者叩其學則已能究宗要且攻為詩章方為今住山曰公所知延為寺之第一座余知其果可為良緇流也則復為之逌然以喜焉未幾上人往住吳江之寶覺寺士大夫多賦詩送之其徒與余善者宗源為來請序其首曰

書疇昔之事與知上人之素者貽焉夫上人往矣然吾聞寶覺在吳淞笠澤之間江雲湖波沙禽浦樹朝夕變化之狀不可摹繪固東南之勝區所謂可以覽觀而眺望者又當遠過報恩則余不可以不遊也欲遊安得復與向之諸文友者同哉

贈醫師何子才序

余嘗與脩元史考其故實見士之行義於鄉條濟人用友之事非甚難能者夫何足書余則以為自世教衰人於父子昆弟之恩猶或薄焉其視他人之急者皆具錄焉或謂死喪疾病之相救助固[illegible]

援手投足以拯之者於世果多得乎不多則君子宜與之不可使遂泯也乃采其尤卓卓者為著于篇自遐伏鄉里間有斯人之風者猶復為興慕焉一日趙子禎氏謁余城南言曰近僕自淮南携累而東歸也奔走水陸之艱觸冒霜露之慘既抵家而俱疾焉蓋老稚數口無免者呻吟咿嚶僵臥滿室湯粥之奉不時恤問之友不至相視眙然為溝壑矣醫師何子才日來視之療治周勤藥果成績僕有慚心而子才無倦色既彌月而皆起焉今以衰暮之年與老父幼孫復得相依以保其生者皆子才之賜也顧無以報顧

惠一言識區、之感焉余以子禎家素貧固非常有德於子才而子才亦非有異於子禎者乃活其闔門於瀕死豈非以濟人之急為心而世所不多得者乎若是固不可使無聞也然余文思荒落不能張子才之賢姑序以復於子禎氏子才能存此心而不息義聲積著則固有當代之執筆者書矣

婁江吟藁序

天下無事時士有豪邁奇崛之才而無所用往、放於山林草澤之間與田夫野老沉酣歌呼以自快其意莫有聞於世也逮天下有事則相與奮臂而起勇者騁其力智者效其謀辯者行其說莫不有以濟事業而成功名蓋非向之田夫野老所能羈留而狎玩者亦各曰其時焉爾今天下甫離征戈四出可謂有事之時也其決策於帷幄之中揚武於軍旅之間奉命於疆埸之外者皆上之所需而有待乎智勇能辯之士也使山林草澤或有其人孰不願出於其間以應上之所需而用已之所能有肖槁項老死於布褐藜藿者哉予生是時實無其才雖欲自奮譬如人無堅車良馬而欲適千里之塗不亦難矣故竊伏於婁江之濱以自安其陋時登高丘望江水之東馳百里

而注之海波濤之所洶欻烟雲之所杳靄與夫草木之盛衰魚鳥之翔泳凡可以感心而動目者一發於詩蓋所以遣憂憤於兩忘置得喪於一咲者初不計其工不工也積而成帙曰名曰婁江吟藁若夫衡門茅屋之下酒熟豕肥從田夫野老相飲而醉拊缶而歌之亦足以適其適矣曰叙其篇端以見余之自放於江湖者為無所能非有能而不用也

送虛白上人序

余始不欲與佛者遊嘗讀東坡所作勤上人詩序見其稱勤之賢曰使勤得列于士大夫之間必不負歐陽公予於是悲士大夫之風壞已久而喜佛者之有可與遊者去年春予客居城西讀書之暇曰往雲岩諸峰間有所謂可與遊者而得虛白上人焉虛白形癯而神清居衆中不妄言咲余始識於劍池之上固心已賢之矣入其室無一物惟弊簀折鐺塵埃蕭然寒不暖衣一衲飢不飽粥一盂而逍遥徜徉若有餘樂者間出所為詩則又紆徐怡愉無急迫窮苦之態正與其人類方春二三月時雲岩之遊者盛鉅官要人車馬相屬主者撞鐘集衆送迎唯謹虛白方閉戶寐坐如不聞及余至則曳敗屨起從指幽導勝於長林

絶壁之下日入而後已余益賢虛白爲之太息而有感焉近世之士大夫趨於遠者斷然議於廬者驩然莫不惡約而願盈迭詩而交詆使虛白襲冠帶以齒其列有肯爲之者乎或以虛白佛者也佛之道貴靜而無私其能是亦宜耳余曰今之佛者無吶、焉肆荒唐之言者乎無逐、焉從造請之役者乎無高屋廣厦以居美衣豐食以養者乎然則虛白之賢不唯過吾徒又能過其徒矣余是以樂與之游而不知厭也今年秋虛白將東遊來請一言以爲贈余以虛白有求於世者豈欲余張之哉故書所感者如此一以風乎人一以省於已使無或有愧於虛白者而已

送劉侯序

至正二十三年秋太尉承制以古丹舶提舉吳陵劉君同知松江府事將行其同列之士言來徵文以道其美余於劉君辱交最厚今之去雖無請者猶不敢默然而已況勤諸君之請邪然劉君之碩材絜操隆殷雅望其自撫戎政司商稅所以威轄乎悍卒惠被乎遠人者既已充聽者之耳而徧談者之口矣余何加乎若夫推太尉以用君之意以慶其民幸者則亦無樂焉昔吳之富擅南脉其屬邑旁郡亦號蕃庶自窺西

疆相望殘燬而松江於東一桥之警不起民恬物熙獨保完實斯其民亦幸矣然數年間軍旅之需殷而賦斂之後亟彼創殘疲羸者既不可以重困則凡有所征捨茲土奚適哉故芻粟者往焉布縷者往焉朝馳一傳需集物暮降一符造某器輸者屬於途瞀者雜於戶地雖未受兵而民已病矣於是怨咨之聲流刻弊之形見視他邑之民雖葺破壞而蕭然田廬中無發名之勞無課責之苦反若有不及者吁其幸乃所謂不幸歟今太尉知其然慨然思得良吏以撫循之而劉君獲在選焉夫同知與太守相可否於黃堂之上者其為任不輕而重也劉君亦知其所以致此乎余聞太尉之將授君以是職也指其名語僚佐曰此人能愛民夫愛民先王所以治天下也而況一郡乎哉太尉能以是取人可謂知所本矣且劉君往矣必能益發之於政則松江之民不其又幸歟雖然古之人聞凡一言之善則揚之而不敢隱況聞之於上者乎余之區區所以樂道斯語非惟有以張劉君也亦將使凡吏於時者知在上之意而將順之則民之為幸廣矣庶乎結厚澤於悠深復盛治於熙洽也他日考之豈不有所自哉

贈醫士徐仲芳序

昔柳子傳宋清言清居善藥有就清求藥者雖不持錢皆與之積券如山度不能報輒焚券余固疑清之未善也苟不責報尚何以券為哉又言清取利遠故大而卒以富是知清猶未免於利耳吳醫徐仲芳世攻治小兒至仲芳而益精人之請於門者相屬也仲芳視其為士大夫及窮乏者輒先焉雖烈風莽日乘一驢兀兀黃埃中周臨其疐盡無敢後其視疾必謹與劑必良嬰稚之賴以不殤者蓋衆矣有奉物詣仲芳謝者卒却去或問之則曰士大夫吾所敬窮乏吾所憫義皆不可取吾非為詭也彼資雄而仕達者固又何辭故人皆德仲芳雖後有復請仲芳赴之益先人至有愧心而仲芳無倦色嗚呼若是可不謂賢乎世嘗言今之人不及於古遠矣觀清之焚券而仲芳并券有不取清猶以利而仲芳以義是則仲芳之賢不止於及清而已也余友戴伯庸氏一日來告曰僕有弱息嘗苦多疾獲仲芳而愈數欲報仲芳而仲芳不吾受也度終不可以虛其德願求子之文以贈之余謂仲芳之賢既可書且余以嘗德仲芳者戴不余請余可已乎哉雖然宋清以柳子之文而傳今仲芳之

賢雖過於清而余文不足以及柳子顧能使之傳邪然戴之欲之也姑為書其槩以俟如柳子者徵焉

送徐以文序

余少喜交游以方侍養不得遠去以求友於四方故獨與鄉里之君子游若徐君以文其人也後不幸失怙恃而天下有變所在多梗又不得遠去以償其志然十餘年間四方之士來吳者則亦未嘗不得見焉其豪傑俊偉魁閎辯博飲酒談咲以意氣相得者固不為少至於講義理之微詠性情之正薰然和粹然溫優柔浸漬相入以善而不自知者則未有及以文者焉乃知未行四方耳苟行四方若以文者亦豈易多得哉余用是益親以文而以文亦不余厭也蓋自少及茲之壯其間春華之晨秋月之夕空山流水之濱崇臺古榭之上以文未嘗不往而余未嘗不從二人者樂其相得之深從容周旋忘其為喪亂之時羈窮之日也蓋以文不汲汲求世知居衆中退然若無所能者故人皆失以文而余獨得之豈非幸也哉今年夏以文將讀書吳興蜀山中來以別告余謂久合而有睽離人事之必然者也豈足為甚戚也但以文今絶去紛囂得益厲舊學以求其道顧余乃浮沉閒

里閭卒荒落而無所成是則不能無介然於懷耳雖然以文固不可留余則豈不能去是哉待秋風之興當扁舟而南尋書蕨於雲溪烟樹間以文尚肯以所得告我哉

代送饒參政還省序

太尉鎮吳之七年政化內洽仁澤旁流不煩一兵強遠自格天人咸和歲用屢登厥德懋矣然猶不自滿而圖治彌厲嘗懼聽覽之尚闕而思僚佐之相裨也迺承制以淮南參政臨川饒公領咨議參軍事公辭以非材即躬臨其家諭以至意公感激遂起視事論

時盛哉此豈偶然也耶蓋天將興人之國則必賁以聰明奇特之士與之左提右挈以就大事故其相合之深相信之篤實契默諭有莫知其所以然者今公之起也人之見者歎於蹟聞者頌於室莫不謂公直氣讜言風有以結太尉之知故能當蘭注之深獲登庸之光然不知天之相之者有不如是之偶然也且嘗論之人才之不能相通也故明於鉅者或有昧於微得乎此者或有遺乎彼其得而兼焉者寡矣今太尉奠此南陬端拱廟堂舉境內之事而屬之參軍凡內外大小無不關白其為任亦豈易言哉蓋致治理

則求其學術之醇論攻守則資其計畫之良對賓客
則藉其辭令之善用人物則取其鑒識之精而況文
牒之所交馳簿籍之所棐委苟一事之不通一才之
不具則亦未足稱之矣今公能從容其間泛應曲當
使臨至重而不驚處至煩而不擾故雖以某之陋獲
與公共事而亦得以寡過矣且接尊俎之餘談樂圖
書之清暇翺翔大府以極一時之盛則公之才豈獨
上賴之哉某亦賴之矣今年秋公得解所領職還署
省事竊以嘗有協恭之好於其去能無言乎故人詞次
其說以為序

送江浙省掾某序

近代之取人者有二焉曰儒與吏而已夫吏固儒之
一事非可以並稱也蓋詩書禮樂所以明道律令章
程所以從政不明乎道則無以知出治之本不從乎
政則無以周輔治之用古者君子之學所以通而後
成也二道既分儒忽吏為末而謂之不足為吏訾儒
為迂而謂之不足用各視時之所尚以相盛衰其為
弊也久矣國家自失承平校政庶務寔繁在上者欲
其嚴辦以供一切之需也故任吏尤專重而儒有弗
及者矣嗚呼豈非其惑歟蓋聞孫卿氏之言曰相高

下視墝肥序五種君子不如農人相美惡辯貴賤君子不如賈人設規矩陳繩墨便器用君子不如工人不恤是非然不然之情以相薦授以相耻怍君子不如惠施鄧析然則治文書奉期會摘獄訟之微較賦稅之悉儒固或不如吏矣至於屏邪慝之風行仁義之說使上尊而下親內脩而外服非儒其孰能之乎故善為國者未嘗以此而易彼也今厭其高而樂其卑捐其大而收其小何哉亦竊求其故矣蓋謂今之儒未及於古不足以稱上之所使也夫儒不能盡為古之儒然吏亦豈能盡為吉之吏哉是但知垂紳獵

纓空言而不切於事者之非儒而不知磨鉛削牘拘法而不通夫義者之非吏也其可乎余故嘗感嘆而思之以凡在上者亦過矣苟有於此焉不以儒為不足用而特任之則知夫治之本而其政豈不成乎既有思之則非在上之過也亦儒之過焉耳苟有於此焉不以吏為不足為而兼通之則周夫輔治之用而其道豈不行乎若其人者世固有之而余未得見之也今年冬某人以江浙省臣之辟為掾余聞其讀書與律學頗事古豈非所謂其人歟將行也其友有來裒士大夫所贈若干篇而屬余序者迺欣然告之

曰夫掾雖吏也然佐外宰相治藩府凡方面之事雖不得行亦可得而言也且省臣能取子於人之中是知其賢矣知其賢於言有不聽乎子今能以所學施於時顯有成效使皆知儒之非迂則上之所尚有不改絃而易轍者乎儒之振不振吾於子行卜之矣夫欲援吏而歸於儒者是吾所望於子也若云叛儒而入於吏者豈吾所望於子哉

送蔡參軍序

國朝置參軍為三公之屬舊制也然平時三公無親職而參軍多私人故視之者若不甚重今太尉清可公仗專征之鉞雄鎮南藩以戡亂為已任舉封內之事而屬之參軍故其職密要華顯遂非他官所能及矣然居是者非忠足以受寄智足以造謀而畧足以濟務者弗稱也太尉公嘗曰與我共成大功者其惟良參軍乎故未嘗輕以授人而人得之者則莫不謂之榮焉江浙行樞密院經歷蔡侯久在幙府茂著厥績所謂忠智與畧實備于已初參軍之員有闕也太尉方求其人而談者已私擬曰宜為是者其蔡侯乎未幾命下果侯也於乎此豈偶然而已哉蓋侯之賢夙有以當太尉簡注之深而致國人期望之重故上

下之意匪謀而一譬諸大寶橫道人無智愚皆知趨而取之初不待於相告也不然則何以能寘契合之神如是哉於是在上者授任之不差在下者清議之不泯并侯之能稱是職而必與太尉共成大功者皆可見也抑何盛哉余時竊伏田里有欲獻於侯而未暇也適侯之故僚吏有來徵文頌侯者迺坐而歎作而言曰夫士君子之道成於身而出用於世也豈不欲流大名施厚澤乎然嘗患不得乎其位、得矣而又患不逢乎時二者之槩偶則終於挾大技而莫呈抱奇貨而弗售此古人所以多感憤悲傷而自嘆於不遇也然則逢時而得位者非古今之所難而為士君子之至幸歟今侯之為參軍也凡征伐之密侯得聞之黙陟之重侯得與之兵民御撫之方規賓客應對之辭令侯皆得兼謀而並任之則侯之位亦得矣海內雖未康靖而太尉方興桓文之業內脩外攘以答

天子之寵命則侯之時亦逢矣侯於是時能思古今之所難得者已實得之而大憲宿學以為其職之所當為則東南之人有不誦侯之名而被侯之澤者乎蓋區、所以顧望於侯者亦太尉任侯之意也侯其

懋乎哉侯其懋乎哉

送黃省掾之錢塘序

錢塘為東南之會自五季之亂海內創殘而錢氏父子能保其國又能知歸於宋不煩征誅故獨幸富全迨我

朝國師南駕既受宋降市不易肆列聖相承重熙累洽涵養安息以至于今計其民之不識兵禍已四五百年矣故城邑人物之繁園池臺榭之麗皆足以侈於游觀而詩於談咏舟車管絃日至於西湖之上者不間風雨又有名花珍果水陸之味雜出於四時而非特居者之樂凡仕於是者亦莫不酣嬉而忘去也可謂盛哉至正改元云越三月而圍解內則困於疫饑外則蕩於燔掠向之所可觀者鞠為荒烟宿莽遺灰斷甓蓋四五百年之跡銷滅毀壞欲求見其彷彿而無在者矣況連歲流民未還行旅罕至則非特居者之戚凡仕於是者亦莫不彷徨而厭留也可勝嘆哉今年秋江浙行省左丞潘公由吳興徙鎮茲土聞荊南黃君仲博之材辟以為掾將行其友有來乞言贈之者乃為之言曰夫地之廢興盛衰雖有其時然豈不係於人哉苟有其志者躬葺理之勤需培積之

久有不能變凋弊爲完庶者乎今錢塘雖繁華委謝而江山之形勝猶在也仲博始至之暇能爲我一周覽乎井于高見陵谷之可憑則思設備禦之規行于野視廬井之可復則思興墾闢之利歸言于公而行之使寇不能復來民不致久困方面之事其孰有大於此乎仲博固有志者必能如余言他日枹鼓不聞民得安遂其生桑麻雞犬陰交而聲應皆忘其爲喪亂之餘而漸復承平之舊余將幅巾梨杖南遊湖山之間樂觀盛事然後賦詩以頌公之功有成而并爲仲博賀也豈不偉哉

贈王醫師序

君子必慎疾慎疾必先於擇醫甚矣擇醫之難也其論證之是非投餌之當否非通其術者莫察也士之通其術者甚寡苟不察焉而求驗於已試之後待其危而黙之晚矣豈慎疾之道哉世故無以知其良則從衆之所稱者而趨焉曰其傳幾世矣其活幾人矣良醫也相率非其藥不食子不迎以視其親曰不孝弟不迎以視其兄曰不悌凡長者不迎以視其卑幼曰不慈而病者不自迎以視已曰不智雖失療以死不悔嗚呼衆之所稱者其果良否乎吳之醫最多與

城而籍之不啻千百而得名者數人其術未必皆良而良者反扼其下不得出甚可歎也今年春友人徐君幼文云德之來徵言以贈余謂復初誠良醫矣然人未有盛稱之者惜余言之不足重於世不能張之然觀有美譽而無實用而不得大聞於時者天下之事多矣不特醫也復初何尤焉

贈醫師馥惟德序

廣陵周克恭氏以事來吳介友人謁余言曰京口有馥先生惟德者治俞扁之術其視疾醫若鑑之照物其投劑當若矢之中的其施惠均博若輪之行地不以高下而易軌也故言民醫師者必歸惟德焉吾家京口遭危疾惟德來視之駕扁舟越風濤略無所避既療之鄉愈顧余年已非壯後視承先世之重者眇焉在是尤也不幸而有疾有疾而幸惟德起之則其所以惠我者不惟是兒乃延吾後於無窮而免余於不孝也其德宜何如哉哉然奉之以金弗受也將之以幣弗領也吾可終無以報者乎蓋思可以章吾心而後其德於當世者莫如君子之言焉余來是邦聞先生以文名敢請余辭未遑他日又來言曰惟德非特於吾爲然也凡於士之貧與流播

羇寓者皆然也今其一門三世下孝而上慈家道雍豫而壽樂且康者非由是致哉願先生為之言余乃嘆曰夫施德於人而不責報者世所謂難能者歟然急利者之所難而有道者之所易也蓋人雖不能報而天必報之矣故責於人者不得於天得於天者不責於人責於人有得有不得責於天則無所不得也且天之報人雖若茫昧然不可以朝夕以需苟行之不怠以俟之則其所得較之於人者不啻乎多矣今惟德其能責於天者乎其能行之而不怠者乎其能幾所謂有道者乎是皆余所喜聞而樂言者也況克恭之請之勤哉雖欲辭固不得辭也遂書

綠水園雜詠序

吳城西南陬有曰朱家園者父老言宋朱勔故墅也廬山陳惟寅氏得之更名曰綠水以園中有池且用杜子美詩語也其林沼亭軒亦各有扁焉迹雖破廢然寬閒幽勝猶可以釣游而嘯歌惟寅以余往來其中最熟求徧詠之噫當勔以倖貴時窮尚豪侈園中之珍木異石崇臺曉榭固當百倍於此文人詞客為之稱美而詩詠者亦多矣今皆跡滅響沉無復可覩惟寅雖窮居隱約而能以詩書世其業焉於孝友其

清德雅操固可以蔑視勳矣則余爲之執筆亦可以無愧焉曰不復辭且庶幾或傳使父老知園之更名綠水者自惟寅始也詩凡十六篇

缶鳴集序

古人之於詩不專意而爲之也國風之作發於性情之不能已豈以爲務哉後世始有名家者一事於此而不他疲殫心神蒐刮物象以求工於言語之間有所得意則歌吟蹈舞舉世之可樂者不足以易之深嗜篤好雖以之取禍身罹困逐而不悔蹙謂之惑非歟余不幸而少有是好含毫伸牘吟哦不絕于口吻或視以廢事而喪志然獨念才疎力蹇既進不能有爲於當時退不能服勤於畝畒與其嗜世之末利汲汲者爭騖於形勢之途顧獨事此豈不亦少愈哉遂爲之不置且時雖多事而以無用得安於閒故日與幽人逸士唱和於山巔水厓以遂其所好雖其工未敢與昔之名家者比然自得之樂雖善辯者未能知其有異否也故累歲以來所著頗多近客東江之諸曰間始出而彙次之自戊戌至丁未得七百三十二篇題之曰缶鳴集自此而後著者則別爲之集焉藏之巾笥時出而自讀之凡歲月之更遷山川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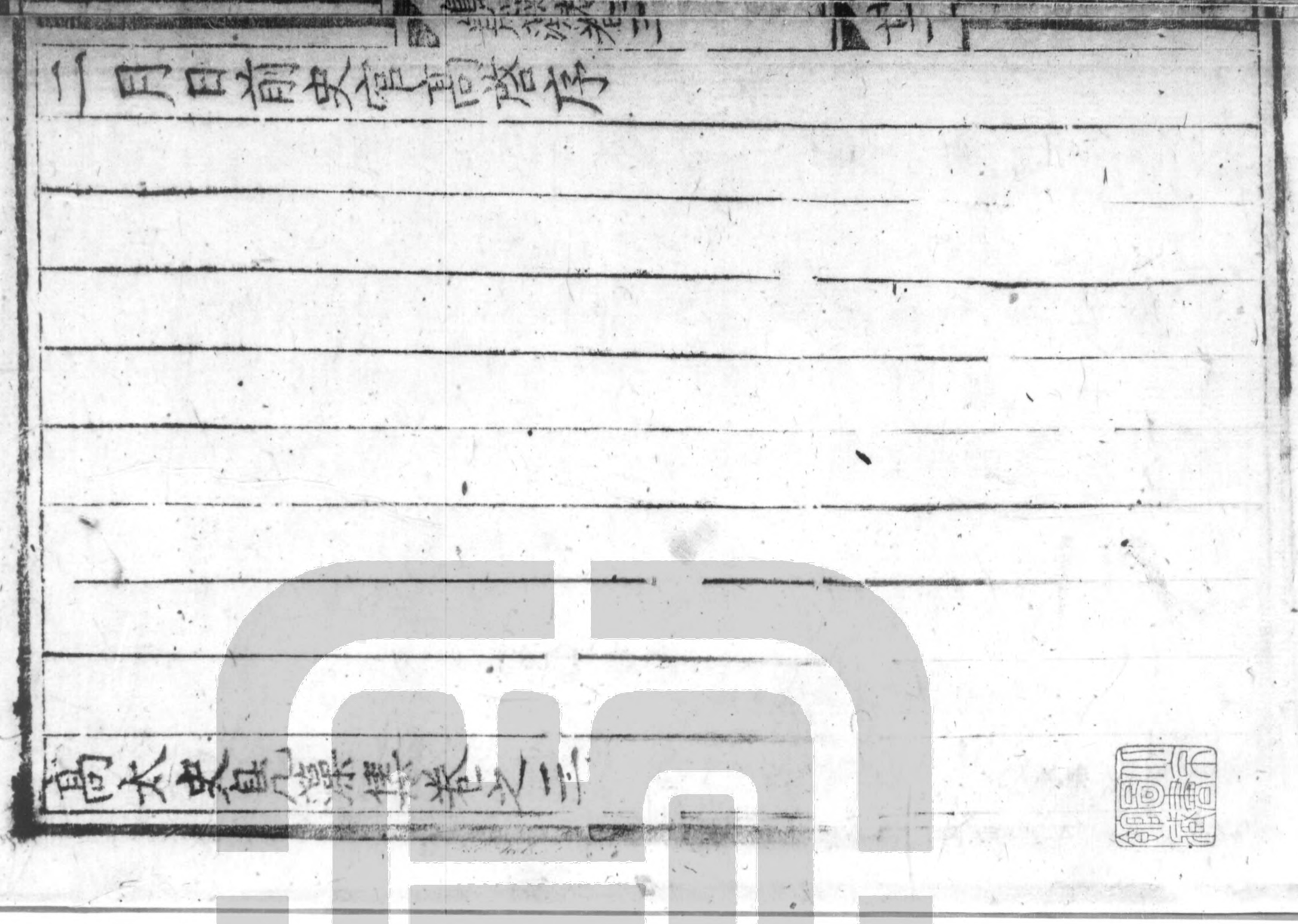
歷涉親友睽合之期時屯變故之[illegible]十載之間可喜可悲者皆在而可考固不[illegible]而[illegible]錄也若其取義之或乖造辭之未善則[illegible]大方之教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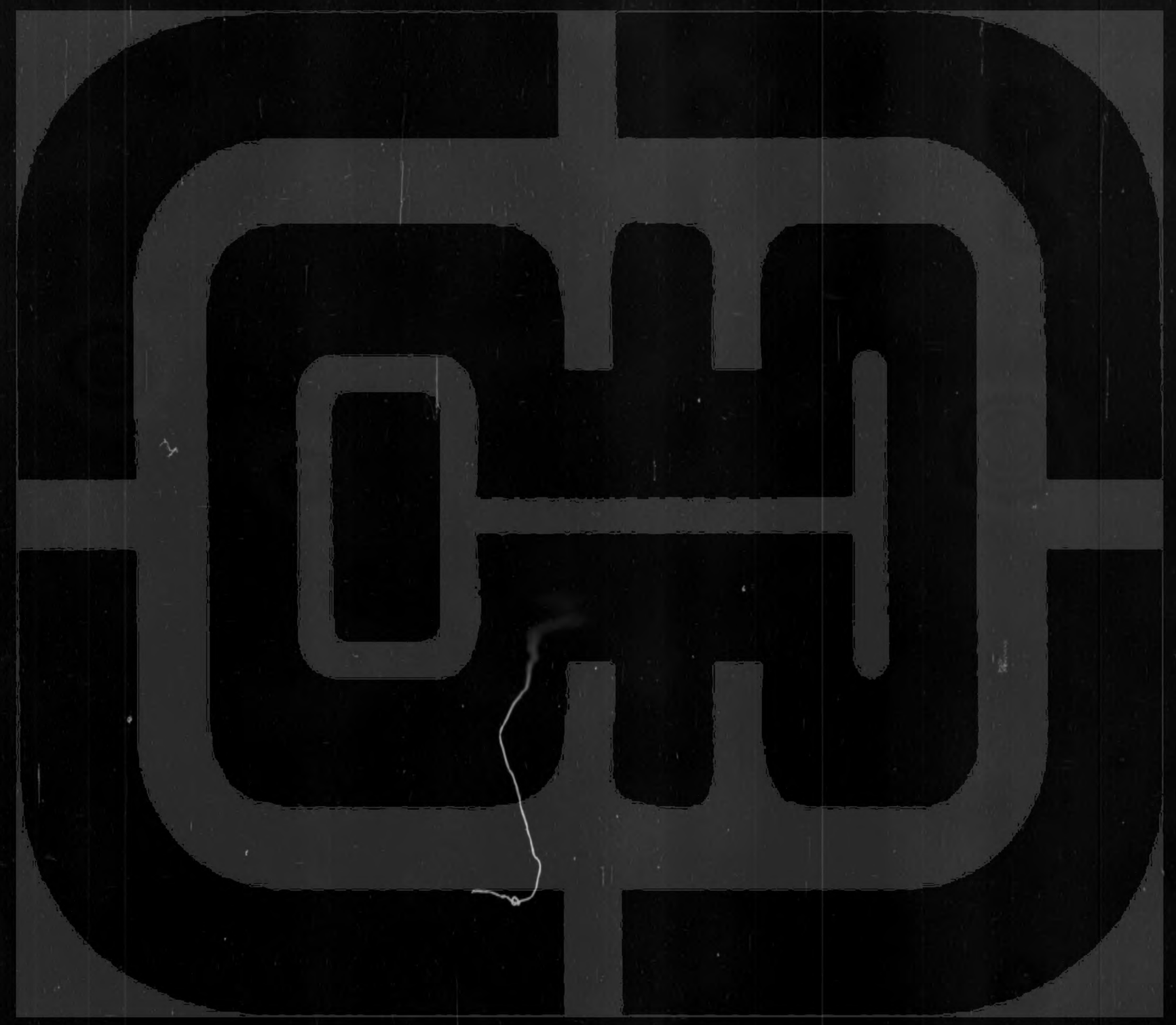
姑蘇雜詠序

吳為古名都其山水人物之勝見於劉白皮陸諸公之所賦者衆矣余為郡人暇日蒐奇訪異於荒墟邃谷之中雖行躅殆徧而紀詠之作則多所闕焉及歸自　京師屏居松江之濱書籍散落賓客不至閉門默坐之餘無以自遣偶得郡志閱之觀其所載山川臺榭園池祠墓之處余向嘗得於烟雲草莽之間為之躊躇而瞻眺者皆歷歷在目因其地想其人求其盛衰廢興之故不能無感焉遂采其著者各賦詩詠之辭語蕪陋不足傳於此邦然而登高望遠之情懷賢吊古之意與夫撫事覽物之作喜慕哀悼俯仰千載有或足以存勸戒而考得失猶愈於飽食終日而無用心者也況幸得為

聖朝退吏居江湖之上時取一篇與漁父鼓枻長歌以樂

上賜之深豈不快哉因不忍棄去萃次成帙名姑蘇雜詠合古今諸體凡一百二十三篇云洪武四年十



原件短缺

卷4-5